

倫輝府志卷四十四

藝文志

碑下

明張守中劉公玉遺愛碑

宏治丁己歲江右萬安劉公以名進士來尹輝邑公資幹  
警敏相時處宜果於裁斷而門無私謁心在猷爲思有益  
上便下者無不舉不務高遠率先以身爲度不尚苛猛而  
凜不可犯自公而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  
覺隆獎學校以學校爲教化之本立程限嚴勸懲崇禮讓  
以教之而士敏力學視昔穎出以農桑爲養民之本循阡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百八三

陌省耕歛以養之而農皆作勞生理滋殖過沙堽等社見  
其地水衝沙壓者七里而田不毛者千餘頃賦不減舊民  
逃過半侯爲之奏蠲稅糧八百七十七石有奇以鹿邑縣  
黃河退灘地未起科者代納地有荒蕪招流移佃之免賦  
役三年民復業者莫禦慕義而願爲氓者以千數戶口倍  
增於昔輸賦依期公私咸足驗田賦察貧富以定科差而  
民無不均之歎開山陂濬淤以廣民田而民有擴產之  
謠歲大旱公任咎於己齋沐既足遂拜禱神而雨隨之卒  
嘗有年蠲賦牧馬舊制也登萊之馬寄牧於輝而蠲賦於  
彼俟患之旣請輕賦又爲之奏時弊賴除宏治辛酉蝗蝻



日北而來所過苗無噍類俟祀香醴自責蝗悉飛去不食  
一葉歲大熟橋梁圯者立法修葺民不病涉民有盜者化  
之以德道不拾遺夜不扃戶若遠去焉訟者論以理而民  
尚禮讓詞訟自息囹圄空虛豪強無氣并懦弱得自立雖  
五尺之童市不相欺雖幼弱亦能長社而顛連無告者存  
恤尤在所先輝俗病於未淳侯立教條十八款嚴賞善罰  
惡之典表忠孝貞烈者爲民勸而民化之如張通崔淮因  
母兄病而割股孔氏任氏以夫亡而死節夔倫大明風俗  
匹古軍民有訟未平者爭訴於公公爲之剖決忻服而去  
凡百所爲一以至公官三載政輯民和賢聲大著當道珍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二

四百四二

之凡軍衛有司訟未決者委以按之差未平者委以定之  
遠近咸以威惠公廉稱故歷官五禩而獎舉者數宏治壬  
戌二月撫按薦侯廉幹正直公勤有爲才堪大用上可其  
奏以風憲徵入京輝士民感德之深尊之若神明親之如  
父母怨其來之暮而去之遽攀轅卧轍留之不得而籲天  
自艾以俟之去吾民弗獲再覩丰采爭爲立祠肖像以崇  
奉祀恐禳遠人亡無以啟後各以類推其長者若輝民戈  
靖寧山衛軍旗張澄商人秦岳等持善狀徵余文勒石以  
垂不朽永思之義因覽狀而次第之庶後之觀者信余言  
之不誣俾繼芳躅者有所勸焉



明劉朴滑令王公憲遺愛碑

滑尹王公既去滑二十年滑人思公弗置欲謀樹石若世  
之去思碑者或曰王公去滑久久乃樹石於典弗稽奈何滑  
人曰初相率以請於公爲其近名弗許迄於今益甚焉石  
之不樹其寔不章懼無以徵於後也嗟乎是豈可以聲音  
笑貌爲哉今之司牧者一不得乎民則解體焉羣詬怒罵  
驅之以去其去也又烏能思謀慮之不周廢置之不審必  
於始不要其終飾於外不根於內不數歲而償且露焉其  
思也其何能久去而思思而久而久而謀所以樹之或者未  
可取必於民也予聞王公之治滑也其善有五曰寬曰仁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十八

曰明曰廉曰信寬則有容而民不迫仁則有惠而民不殘  
明則有燭而民不蓋廉則有守而民不漁信則有執而民  
不疑是類者皆足以宜民而民宜之又烏能自己哉是舉  
也滑人以告其邑之士夫李君增乃介其子暹以請暹與  
予同舉於鄉質而信其言當有所據夫不襲其跡而其事  
必寔議定於久而其論乃公君子皆有取焉又豈必公欲  
不欲哉公名憲字維綱山東東平州人今爲兵部右侍郎  
他日紀天下之思者其於斯有考焉

明郭澆張公克儉德政碑

張父母之治輝也不忍遽廬其官而朝暮其政禦寇



人民興學造士建城練兵事事期計永久爲慈父爲神君  
爲師中文人咸的然在人耳目際不可誣也故聲施茂華  
烜燿赫濯當秦氛旁午不獨室壁之墟倚爲金天保障卽  
汴鄭成臯間野夫游女羈士旅客皆知爲河北長城潞國  
主亦錫璽書褒美稱其功與行山峻而衛水長分守河北  
袁公以獲嘉守禦失宜借重代爲經畫口碑實錄藉甚一  
時蓋我朝三百年來宰輝者未之獲見也輝與敵邑壤相  
接雷封河潤沐煖說澤暉之力居多每相偕問道百門山  
水覺玉珠金晶松篆竹敵如鼎琴堂揮塵而話黍苗之膏  
繪標薪之雅何至今汀煙墮靄河陽錦色依然泉唱鷗吟

德輝府志

卷四志

碑下

四

四百五三

單父琴聲如在咄侯乃以憂去輝耶臥轍擁鑣莫挽純孝  
至性雖然侯去輝矣而合輝之官族士民初不忍一刻去  
侯也相率祠侯於泉源之左大士閣之右寫真其中丰容  
嚴雅依稀如笑又相率述其德政甚悉曰輝至今事充矣  
政重矣百比料理惟艱而又加之時事多端兵荒還奏自  
非碩德嘉猷如韓文襄王新建其人能勝其任而愉快哉  
乃侯甫下車卽減火耗刊木隸消編絲以恤貧民周書曰  
三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侯有焉剪豪吏懲衙蠹禁賭博  
遂流娼以厚風俗叔向日閑之以義奉之以仁聳之以行  
斷之以剛侯有焉六情存心八則訓士二社立會三條訓



夫以成就後學載記曰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造  
士侯有焉斯尚其處常也汨癸酉之變寇薄城下飛燐燂  
血隼伺高墉乃貫甲從戎暨扞夜振斗大土城卒恃以不  
爲修武之績此豈書生事耶易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驚  
百里不之懼侯有焉寇往兵來犒牛酒索金錢輸菽麥共  
糗糒湯營左營部營周營紛紛日不暇給費累鉅萬取之  
上無郵繁錢取之下無卜式粟乃懇懇申請上臺別補接濟  
如不大擾輝民而軍資亦足詩曰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  
踰絕險侯有焉更足感人悲痛者方寇環城外立撫冒險  
宵臨破柵叩關時夜已將分變起倉卒人心洶洶莫能察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五

四百五三

其真偽侯獨慷慨出迎回囑撤門者曰速閉門無顧我萬  
一事不測爾當以朝廷城池爲重嗚呼此何等肝胆耶石  
人下淚况輝之民乎哉武議篇曰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  
宿野忘其親授袍而鼓忘其身侯有焉迨寇退卽鼎建石  
城高能峻而不坡麗能堅而不泐且胸有完城弗違子西  
之素麟筆所載城邢城周皆美其奠危爲安也侯有焉又  
不徒一日之苞桑而億萬年式憑之矣高閣五美未足悉  
也故民受其賜到今雞犬靜音遺子無恙芸香墨霧彬彬  
俗化文翁栢影梳雲講書家傳召父宣慰之尸祝無窮也  
就輝往事論天歷中寇擾臨郡百姓無端驚惶時輝守杜



上能鎮之以靜民尚祠之不忘况侯以一年之中寇  
十六次而血戰保無虞者乎其視祠杜公何如耶侯山西  
長治縣人諱克儉字禹型鏡龕其號也登辛未進士豐才  
博學愛賢俊廣知交議論滾滾不窮隸給稍暇隨與諸名  
雋爲百泉倡和鼓吹斯文鄰單諸君子莫不聞風負笈執  
經趨絳化雨拈花匪唯璧水六邑已也文章德政又合而  
爲一百里遺愛云乎哉余聞而嘉之曰休茲宜輝民不忘  
也曩余卒晉憲副歷上黨銅鞮聞嶠川灑穆想見汾陽河  
東旺氣其人品犖犖千古侯其流亞歟何文武足憲也今  
上天威靈重海內懷有君無臣每軍國大計面對者多奪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六

四二八

魄失辭侯不日升矣將以博辯之才抒淵碩之抱從容匡  
贊天下事尚可爲孰謂功名滅治郡時耶雖然爲兆之仕  
聖人勤焉古虞詔亦合衛邑朝歌朝歌賊寧季數攻圍長  
吏故舊難之詔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  
無以別利器也此乃吾立功秋也余於鏡龕父母亦云崇  
禎十年歲在丁丑暮春望日

明高尚志陸侯光祖保障碑

濬古黎陽今爲畿內鉅邑陸侯小峰來尹於茲善政治已  
無慮數十而繕城浚隍功維最著旣擢商禮舊石城董  
繼之乃以王生信盧生構所爲陸侯保障事狀來請爲



記按狀滄邑介大任浮邱二山之麓西臨衛水本形勝都會之地舊惟東南北三面作城垣而卽水爲阻規制未備宏治間邑侯郭東山因舊而倍益之正德間陳侯滯始城四面遵水而南抵山而止四塞具焉嘉靖辛卯邢侯如默乃加恢拓西南一隅騰跨岡阜枕浮邱而南出若幘頭形者幾五里舊粉堞盡皆磚之城煥然一新矣陸侯奉命視篆之初卽大留心民瘼爲保障計一切利益吾民事次第舉而行之謂城雖稍完而逼近東山處下受瞰勢弱難恃若非宏其規址崇其垣墉無以示鞏固樹植幹於是竭思研慮集衆採議規畫沿革務求至當先爲郭城自北而東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七

四百五二

而南凡若干丈尺周幾里環流深渠潛近衛溪以備引注天爲內城隅邢侯所築西南隅三里許爲外郭而內別起新墉緣山顛而西與舊城墉接城乃蓋覺方嚴重遂新墉凡六十二丈基下廣六丈上三分而損二焉高三丈八尺舊墉之卑薄者增之倍之高厚與新墉等通計新舊凡八百三十丈有奇墉間百步爲敵臺臺有房三楹爲嚴更敞備之所計若干臺城爲門者七五仍舊而南北二門出更造樓櫓狀麗雄觀威遠爲池周旋城垣其濶五丈深及崇爲石橋於東南北三面視西舊大石橋有差通變而宜民也且於三門甃國外皆包以磚石守益固矣工始庚戌之



秋九月日訖癸丑之十一月日是役也工力既夥調度匪細而公私帑藏絕無關涉且舉事視農隙毋煩急苛而績用告成蓋侯才通達志銳經略有方綜理至悉而以清操持之宜其若是之易見也且侯嘗發義倉給子麥節里甲省驛傳捐俸金濟貧乏導陂澤興水利崇重教化作養士類推明至道力雪冤獄恩愛孚於民心聲聞播於遐邇固不能更僕而悉數矣獨茲大舉高深險阻屹然爲地方保障成三侯不能已之功而遺我濟人永世之利此不能忘也耆老焦祿等若而人諸生劉坤等若而人協心勒石以永厥傳而遠求記于余余昔謬司是邑實繼邢侯北原之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八

四百三五

後無毫髮恩澤及人何意念載之餘尚能有懷思相信託以永圖者耶諷不得辭遂書以記之陸侯名光祖字與繩浙江平湖人董侯名世彥字子才河南禹州人小峰右坡其別號也俱以進士筮仕功業未艾明王在晉宜溝重脩黎公祠碑

士君子有一念之感格而卽成百代之神交異地之台符者此其邁甚奇匪徒神之效靈蓋復興舉廢道之絕續因之矣往宜溝有黎公祠扼九省而據其勝海內人士咸切瞻仰歲久傾頽幾同鹿草已未之歲我趙邑侯偕胞兄解元公道經此地展拜祠下不勝伏臘之感謂荒城禾黍森



森祠栢一片有心人尚遇之灑淚况先賢孕伍邱之靈秘  
宜滿係桑梓之故地乃俎豆弗潔羹墻無式何以示仰止  
乎旌心自矢謂誓當鼎新之比南宮報捷而侯旋聯發成  
名進士剖符卽爲濬宰思啟神翼非偶已也爾卜爾筮旣  
飾學宮又復出俸餘以築城鑿池宮墻保障無不畢美爰  
乘政暇隨約父老重飾此宇流金藻碧霞起雲飛匪獨煥  
乎輪構啟佑後人延道脉宏基緒實自侯觀厥成矣役將  
竣嘉禾錢公祖偶以公事會侯于郡中尚論所及用栢盛  
懃侯歸而遼美不居旋丐楊侍御譔記焉噫侯之意念深  
矣而邑人士之耳聞而目見者固不能沒所自也會余自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九

四百五三

遼左來便道過里里中諸青衿乞一言以紀實錄余爲祠  
序功德記詳歲月其顛末已備侍御碑中先賢垂世之芳  
如日中天又何容置喙第自東家老聖曾言貨殖而司馬  
氏遂有結駟連騎得勢益彰之說博士家謂太史羞貧賤  
之意史載田常移兵伐魯先賢說吳報越亂齊存魯強晉  
傲吳蘇洵氏謂爲失計莫若吊高國鮑曼其說尤爲鑿鑿  
而安石又深辯傳者之妄先賢不云乎其譽其毀譬捧土  
附泰山與兩手把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但思吾儕生先賢  
孕秀之邦沐化最深所謂景行作則其止不遠者將山川  
草木且藉生輝寧無亦臨亦式之思而念或中遇事鮮匹



休蓋有待之興非八莖與曠世同心誠緣自泰此念固足  
不朽矣當今國家紛紜利名日甚卽宜溝一席地足跡半  
天下博士家以呶呶爲羔鴈而策士復以寒蟬爲腹舌吳  
越束綿者誰與過先賢之地拜先賢之宮有不汗下如漿  
者非夫也道不崇不尊情不感不動借此區區以當木舌  
侯之爲道術人心計意固深遠矣埃風亢雲垂禮賢下士  
不減緇衣濬人士久已尸祝之則今日之崇禮先賢固他  
日之受享地矣

明王潢滑令任公環德政碑

任君初以名進士爲廣平令廣平僻而小監司以爲淹驥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十

四百二十四

足也甫六月改沙河未幾沙河稱治監司考君爲四郡知  
縣第一四郡之訟多決於沙河賢聲流播遐邇大佐王子  
厓濬濬去沙河雖邈焉在數百里之外賢聲之聞於王子  
者洋洋如也居二載以憂去服闋改滑去濬不一舍王子  
觀政於隣所見者不啻如昔之所聞矣猶慮未能盡得其  
詳也乃問於滑父老秦綸趙玉許鈞葛其輩曰任使君賢  
乎曰賢曰其賢何如曰俸金之六也則出而委之吏凡百  
所需吏以俸易之物官無所用初疑其爲矯久而視之終  
始不渝殆真廉也王子曰清哉事來於前變於百態姦發  
伏摘舉無遁情民始以爲不能欺終則不敢欺矣王子曰



明哉吏之舞文者當紛擾時輒有所曰思有以眩之然分  
數愈明處置愈當從容就緒反若閑暇者以故吏咸畏之  
如神王子曰整哉舊父母者政務寬大任父曰寬固得衆  
復寬繼之民將玩矣我其嚴乎吏民有犯者悉置於法不  
少假借議者謂如以臨淮之嚴濟汾陽之寬王子曰時哉  
曰者虜騎入寇賦役頓加調徵嚴急吾民陰獲款分之寬  
者任父曲爲裁省之力也向徵任父民將半逃去矣王子  
曰仁哉夫是數者吏惠備矣信民之父母也爾滑人何幸  
獲此仁父母耶綸輩聲感而前曰今以賢徵去矣綸輩借  
寇不獲恩武無已茲欲得所以誌其德者末由也爲之奈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士

四百二十八

何王子曰吾爲爾碑之綸輩曰古有之乎於古有之昔唐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有德政去之日民爲之立碑有不獲  
其所者則將攜哭於碑下古有之矣綸輩曰若然則我任  
父之德昭而我人之思慰矣於是求王子之記作碑而三  
祝之曰願我任父將來之功業名位與仁傑同也願後來  
者惠我滑民與任父同也願我滑人之子子孫孫無忘任  
父之德者與寧州人同也君名環字應乾號復菴山西  
安府長治縣人嘉靖甲辰進士

明憲時鎮清賦碑

萬曆庚寅歲余除黎陽合學博弟子員及耆老等爲



曰瘡於何期號稱雄鎮然東南連白馬之津沙饒地瘠西  
北接太行之麓岡崇土蕩且亭子白寺馬湖長豐四坡每  
經霖雨河水泛注播種難施小民力田供賦亦甚艱矣國  
初地廣人稀田有定額厥後奸敝漸生豪猾影射至嘉靖  
三十九年奉文清丈溝渠不遺僅得五千五百六十五頃  
四十四畝萬歷九年復奉文丈量當事者泥於多增爲功  
吏書以奉承舞文爲倖每一戶虛增地一圖每百畝虛加  
地一十七畝假寫四至大書榜文有巷議者坐以法共增  
虛地九百七十六頃四十九畝五分文冊達部寔徵已行  
小民畏刑莫敢言道路相泣以目適侍御赫公按秦旋里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十三

四三二一

聞之歎曰此瘡人千百年大害胡忍坐視遂毅然自任白  
諸大司農及政府移文兩臺始治吏書舞敝者而復五千  
頃之舊額嚮非侍御乃爲更正則千頃虛糧賠累寧有窮  
乎余曰然公昔按陝中

關三字

荒全活萬衆繼按三川採

木兵變賴其措畫地方安寧視天下如一家切瘡哉公諱

瀛字登甫號衛陽

關

戊進士

明張時泰滑令劉公卿生祠碑

今上八年漢南孔源劉公成進士以次令臨晉再補武彊  
不幾何頃都人士以成藝至者稱其鑑庶民在官者稱  
察征者輸者稱其平對簿者稱其神明受成者稱其



時臺省使者多公治狀謂武強彈丸地耳無可展布宜馬  
重地咸上書借之滑令滑三年所矣仁賢親政益治舞文  
干紀者益遠持衡者益從輕訟益不煩臺使者上治最首  
言滑令賢前後十餘章於是天子召公爲天曹郎命下部  
民刑越士女耄倪驚相謂曰奈何奪我慈母我隨我慈母  
去我見天子借我慈母涕泣各數行不已復飲泣曰吾儕  
熒熒何由甲九國見天子哉今日之事無如圖公容令吾  
輩常在肩睫間可乎諸士女耄倪善其謀共相宅於苗圃  
集爲堂三楹左右廡前爲門四周爲垣規制備矣歲月之  
記屬時泰受事時泰公門人也無能已於言昔在太史公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十三

四百五四

其傳吏也優者以循次以廉公廉矣時孳孳境內而務拊  
循明足以見淵魚而惟恐察利足以剝犀革而惟恐傷威  
足以辟神姦而惟恐違循埋無害油油然得民和違大姓  
豪魚肉羸弱蹶起大獄里中少年鵠冠自喜操白楮鼠身  
雀符中莫敢誰何冠蓋往來一切度支俱取辦民間不然  
波及於賈吏持片敝至里門馮靈狂呼鬼魅不啻弊藥累  
已公下車擇一二渠魁置之法諸不便民者悉罷去三年  
丙虎入市平六夜火乎閭左右苦供賦苦力役乎吏出舍  
郵亭乎諸如此類皆公賜也公可謂大造於滑矣當公行  
時滑之人冕衣袞者蓬掖者跣注者爲父母杖者攬者扶



掖者提攜者服短後者屢刺者馳者徒者奉車者當轅者  
熱蕭者饋漿者曲墨者泣者啼者自北郭屬之境外無慮  
數千萬人相與擁塞郊關車不得行以此思人心人心可  
知已足烏能已於俎豆哉曰余嘗數過苗園里拜瞻祠下  
令人徘徊不忍去者久之諸父老猶向余道公治績語刺  
刺數也余因思執政者母曰民愚而可閤之務七似之堂  
七尺之石國士紀之國工勒之國人誦而思之詎曰僥倖  
儻其入之者深乎於戲召南有詠襄陽有碑皆是物耳何  
言無直道哉公諱卿字德懋陝西漢中府興安州人歷陞  
吏部主事員外郎河南南副使今任山西寧武關兵備叅政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古

四百四二

明朱瑛滑令趙公時晉生祠碑

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三五而後法  
令滋章姦僞萌起然破觚斲雕而吏治蒸蒸黎民乂安吏  
效可睹已平原趙令君初治任寬和爲理不二年所任人  
德而俎豆之任固斗大無多事事主爵者曰滑壯邑今必  
得治任者其人而後可從令君治滑又不二年所滑人德  
之若任人其德而俎豆之也亦若任人然當今君治滑時歲  
大祲人方圖東西南北走已思走西必晉南必豫北必邢  
郭東必大小東俱大饑卽亡論無益止坐弊矣令君孳孳  
守下而務圖存邾嬰之乳哺之今且有年十餘萬聚不



八蟻螽者誰之賜乎戴星視堂皇治簿書不事司空城  
豕言奏成手口辭文吏無所關其說下里民有束矢待  
者晨而裝糧未及脯已休舍邑故有通悅滯征屢墮上官  
切責者令君立法取辦毫無染指卽不無扑擊以君猾宿  
猶然毋害耳內吏部割土而郡邑者百十餘城滑界南垂  
無險負小警卽首害武皇帝時薊賊發郡邑無罹蹂躪者  
滑幸以圍固免年來若敵薨矣部使者至一切溝塗抹緩  
急最無當令君謂世常無事無所事城隍脫變起倉卒謂國稅謂  
生靈何於是大閭左右以丁歛輸三日之役日夕拊循版  
築子來不三月而金湯屹如學宮漸弗治令君謀及篤敬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十五

四百五十四

越諸弟子員大飾其舊榱敝者撤棟撓者易室偃者起址  
具者復廟廡堂齋以及禮器言言翼翼武無辱先聖之神  
靈復以其美修壇社修廩庖修署臺修演武亭請益堂諸  
先達祠三博士宅諸種種種修哉一切皆令君清辦輸奐丹  
堊倍於創矣竊見土木之役起衆口嗷嗷令君詢謀於衆  
折衷於已無師成心無惑道旁卒之百廢俱興而上不疑  
下不囂此其無孚人者哉月旦招諸生課之燕梓所善許  
太史文以示鶴秀而文者拔數十人聚之公署供具甚設  
月三試試輒至其所論難經義循臨文昂都人士翕然感  
曰吾師乎善藩飾人善生養人善班治人者也所不愛



鼎而陽鱗自棄非夫也今緱氏兄弟翩翩聯第作人之化  
彰明已令君尤精於讖斷有販木綿者朝飲其侶暮散歸  
亡何戶外呼販侶者月下游明日失販侶大索得侶屍野  
外廢窟中鄉人執呼者令君疑野外曠一人因不能殺一  
人也販者暨旅人色動訊之得左驗蓋飲時三人俱在坐  
瞥見侶囊資厚共賊殺之也城內人衣破穴垣負鏹匿去眾  
謂盜之外來令君抵其家遍閱旋集諸童僕視久執手曰  
某甲盜按之果不爽白其境內小盜格大盜解散無敢探  
赤白丸者先是淫惡少年操白梃糾黨橫行莫敢誰何兼  
之左道家倡幻譎之說以煽人醵金大會每區幾數百人

高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六

四百五四

不捕且大亂激捕之亂且關今君得主名身率游徼往捕取  
一無脫魁者論如法餘悉與更始市肆晏然無震虓無糜  
爛也寧山戍卒聚廬所部中逞多白眼視戍卒令君曰業  
已食踐吾土卽吾子矣何得兩眼其長聞以事呈吏議章  
下曲爲之地曰此誰非共高帝櫛沐者後裔乎大抵令君  
爲政寔意惠民無緣飾人有小善曲庇之人有小疵訓掩  
之橫在毫必截其用惠在弱亟火其鑊其在邑僅三年規  
畫創立長育教訓其利澤可數十百年而未竭滑人之戴  
君欲尸祝令君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常若數十百年子  
世奉令君無斃朱瑛曰余讀史深有感於神爵五鳳



尚也彬彬然實有其文武如班椽曠次盛衆矣然論其好寔  
民苦銷鑠所謂良者奚居甚之威稜風采振動京輦而摘  
伏黨秘覆案陰私使人不寒而慄又烏覩所云恂恂德謙  
君子乎太史公傳循獨取春秋戰國五人而酷者皆漢世  
吏員深遠矣趙令君先後治兩邑俱以仁愛聞自非真循  
良惡能若此哉 趙令之投巫審令之驅蝗晉陽之保障朝  
歌之弭盜廬江之興文學穀陽上蔡之視民如子此皆奉  
嘗至今矧兼之乎滑人之俎豆令君而傲天壤也無疑哉  
公諱時晉字進之號慎初山東平原人登癸丑進士  
明趙士吉滑令史公學遷去思碑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七

四百三九

上十九年秋史武麟公與余俱晉賢書明年公先余成進  
士筮令武軍之威治二年所有奇以最徙繁威人思而  
祀之再令天雄軍之滑治四年所有奇以最召入滑人思  
而祀之當公之以召行也滑薦紳先生越衿裾之士相與  
泣而送於衛之滑者稱婦人有道而及者有弗及者則又  
相與咨嗟歎息以公之不可復得爲恨而中間感公之深  
服公之直者其送或抵魏或涉漳或涉滹沱或入燕勢不  
可久留左右始踟躕以返蓋時時思也余自陽武來拜公  
之祠諸父老多聯戀祠下余前諸父老問狀對曰滑古東  
鄴地於今日爲犴鞬畿邑士生其間漸漬詩教樸茂駟犴



斌斌都人士也卽不無一二跼蹐然亦燕趙餘風耳伯轍以躍冶中之主者不難以法佐其後士垂首矣史令君來則曰此曹非吾同胞乎獨奈何自相圯敗儻一日絆吏議卽不敢枉國憲亦何忍深文爲也歲數角諸生藝憑文署甲乙優者勝夫可登壇不卽子若且易位月口詣學宮論難經義復出所著麟經三藝範諸生喁喁然家誦戶習宛若鄒魯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都人士思矣邑故多訟兼以淫惡少年投訴告奸不根持論大姓豪睥睨有司魚肉羸弱喚起大獄因而乾沒其中稍繩以法詛誑交作安所用令爲令君禁令噉噉然若揭日月而行兩造入對曲

衛輝府志

卷四

禮下

六

四百五十四

者曲直者直訟師寢其謀誑誑者捫其舌矣訥辯之夫得以自控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良民思矣違萑苻竊發挾椎埋者借軀亡命家常畫攫金於市夜穴垣負鑄篋莫之誰何捕急南渡大河形影俱存聞石青町矣令君覺所過主名且敕游徼受事往捕取一無脫逮至符左驗者必誅不則與之更始於是鵠冠皆解淵藪悉夷諸大姓族咸帖然衽席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殷厚者思矣比歲稔令君告急諸司貸筦庫數千金遺庶人在官者搜粟而賈灌輸入境平直糶之被甚則計官穀若干庾官錢若干緡社倉若干鍾役者若干區待哺者若干人令掌計者按



籍給錢穀冬月給粥糜病者給藥餌物故給以樗飢昨不  
至本填溝壑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貧窶者思矣俗昔  
好與人多事鬼神里巷婦女十百糾聚徹晝夜祝釐神宮  
苦居繼晷之流及市井二三無籍接簪摩肩而處識者徒  
扼腕也令君下令婦人入神宮者罪其夫無夫者罪其子  
無子者罪廟祝又令倡優不得簪金玉衣文綺僭擬良家  
女吾滑之風俗一朝變於正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士  
女思矣邑故靜僻無郵緇傳符之累邇來冠蓋相接矣一  
切度支取辦民間不然害及富胥不然波及於賈令君度  
每歲計費若何每費計物料若何某置宜某器某器宜若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表

四百五十四

于品度定出費治之自几算以及匙盃靡不備具屬主吏  
籍貯於其所迄今不苦館穀之擾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  
也胥役思矣寧山軍屯田吾滑與民聚廬而處實炭雪不  
相能令君視等子耳曩稽數寧山戶口力剔其蠹一夫二  
丁者塗其一差役繁多者汰其冗人亡丁存者割其籍諸  
戎士熙然稱便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行伍思矣前籍  
禍吏見法輒取求負緣爲市得所欲曲爲出比不則以文  
周內之令不及檢令君初下車飭司爰書者毋專城且家  
言糜爛非乃公好也舞文者扶母宥飭吏牘有緩急宜急  
而緩者扶母宥以緩先嘗我者扶母宥飭胥隸吾不輕以



若下鄉下鄉非命者扶母宥卽奉命而恐賜人緡錢者  
至少扶母宥吾邑之人亡慮數十萬計令君靡不寬  
於牙衛則以嚴制也暨令君行諸胥吏敝溫而相謂曰我  
曹日洗手而從事未有一敗者始未嘗不苦今幸免於三  
尺者誰之賜乎寔令君以也吏胥思矣令君之造吾滑吾  
滑之恩令君者槩若此令去二年而滑人益思也於是諸  
生禹希舜趙亮傅鳳翼等率邑之耆老詣余丐一言以示  
永永余曰否否史令君今餘憲議拜柱下史司風紀矣旨  
且旦暮下夫柱下史天子耳目臣也余安敢以若曹上援其  
諸生父老不悅曰有是哉史令君貴重乃爾吾屬第知爲  
衛輝府志

卷四

碑下

二十

四百二十六

吾父母也且赤子有欲慈母過之吾屬所欲言者非我公  
不能代何因避焉余久之喟然歎曰太史公稱循良慕平  
仲誼甚高至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豈非以勸世哉余幸及  
之矣顧自失之耶夫史令君一令耳其容保教思幾使滑  
興於禮樂去久見思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余  
又何避焉遂爲記令君名學遷字惟良登壬辰翁正春榜  
進士山西之翼城人

明晁瓌滑令張公佳胤德政碑

嘉靖壬子蜀銅梁張侯以才進士來知滑甫再葺政平教  
興薦剡屢騰又問任召拜戶曹主事以去去之日



山坂輟卧轍者蓋不下數千百人既數月民思之不置其  
父老某某謀刻石以慰其思乃咸走澶謁文於予予濫職  
吏局其又何辭予惟滄處大名之西南陬土地瘠薄生理  
維艱侯至之歲復連罹水災高下一浸百穀用絕枵腹之  
民羸仆壯移其存者核稅既擬雞犬豨彘罔不轉易以博  
一飽大歉之餘疫癘繼作遠村近社亡者枕藉而笑履邑  
巡眄督檄告凶帑罄積財倉無留粟此外又甄別遠邇列  
等勸分病弗興者則捐俸市藥審方延醫於是道還窳踵  
廬有生色所活者益不啻數萬人撫按上侯之績於當朝  
至塵我皇上白金彩幣之賜甲寅復大旱侯徒步冒炎暑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九十五

禱神大雨隨澍是年滑獨得歲侯起嘉禾樓以識其事滑  
之徭恒視地糧多寡爲低昂弊孔浩繁侯於里書各預鑰  
別所授之冊藉俾各陳消長相合則公否則罪之由是詭  
寄虛懸隱占漉派一切諸弊泮刷殆盡滑稽徭稱平日勝爽  
坐堂上諸凡鬪訟能兩輸其情徐以片言折之皆俯首心  
服其勾攝事卽責之証佐乃平時壯快諸惡少則絕不委  
用此不惟民免騷擾而豪猾者亦惴惴矣先是有京盜任  
敬高章者直入公堂假密旨以劫侯必得千金而後釋而  
侯談笑欵延未移晷卽於座中擒章敬自刎死其才足應  
變若此邑故無志往事還職無所考見公畫決民事夜則



萃集史冊凡關滑者則手自抄錄合前令靈寶彭侯舊稿類成七卷綱舉目張缺典大備其它抑過刁頑理剔寬濬撫孤恤嫠興學禮賢民俗士風幾爲一變而其絕苞苴杜請託節財省刑視民如傷又其廉慎愷悌有不可掩者斯固可謂一時良吏矣子自壬子以疾請告歸澶涿滑之鄰郡也得侯之政於始暨乙卯奔先徵仕訃又得侯之政於終嘗竊自念兩漢循吏往往足稱乃其後世或矯情立巨姓名以苟遷陟不復以民之苦樂爲意民視長吏亦如過客甚則憎訾而詛說之矧復有去而思思而碑之者乎考侯蒞滑雖節目不能殫舉而終始以斯民爲念匪徒私一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五十五

身爲旦夕計至賑荒恤歎又滑政之表表者至今畿南取以爲式不獨惠滑已也夫德溥而民必應仁洽而衆自孚則其益遠益懷固其理耳彼巧飾以捷取者有是乎哉雖然罔澤而頌罔政而辭者非諂則私也今觀滑民思而同同而禱合謀以共濟而協力以相成謂諂與私者能離乎故予於茲舉也可以驗羣情可以徵公議矣嘗老某以白之新令上海孫侯侯曰可遂禱於縣衙之右嗚呼睹召棠者必稽其勤讀羊碑者嘗驗其保然則誦張侯之記者而并得考其寔政焉則滑人之有今日侯之功詎可忘耶侯名世亂字肖甫號廬山舉嘉靖庚戌進士今爲戶部福建



司主事所樹立未有涯云

明魏照乘修城碑

吾邑滑古衛地水從山骨故名洛南河滙白馬若奔漢腳  
食其策守此矣而守之今日何容易靈津若帶解帶不可  
以城軍屯如錯狃錯寧假以盜嚮因是滑人作爾庸矣而  
覆土耳其有不逞者窺其何以支矧盜躡南北日者墻路之役  
磁州草木多腥羶逼我滑我滑之壘先三月已締堅甃此  
屹屹蕃庶以免而奚以免也前是易公來守我郡滑介郡  
南二百三十里其短垣寔久土之陰雨亟潰余遣公都門  
議延磚而堞焉公慨然曰恃陋無備異時必危衆心成城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二十八

目下斯急其爲易土而磚之矣將滑之彌小繫疇在此乃  
勤掌固以造事而余曰噫茲爾効矣若猶是春秋之浚洙  
築郟以試於末務而弗顧其安誰則與我業安是圖矣而  
使籽布圈豕括以斲後且謂之文誰則與我執事其爲  
易土而磚之也滑則幸矣而孰肯弗供曷若稱春築程土  
物量畝倡輸俾一二里宰鄙師董之皆曉然知執事之衛  
我爾故勞我也於厥工乎何有公乃之任檄令羅公率作  
興繕羅君集邑士大夫謀之三閱月乃下命如畝助議凡  
畝一磚入塊灰三斤捐鋸盈縮惟便以買材餘給顧值不  
少暇羣滑之人相與舉重輕樂其弗擾又三閱月而磚成



成不愆於素曰羅君善承易公意蔽芾我滑者也有堦新  
焉而百世賴焉是歲冬有警滑以堅城獲無恙君子謂僕  
豫不虞善之大者微羅君不知所以爲滑計矣易公名震  
吉號月榘羅君名璧號雙倫銘曰河北壘雉黎陽繞津爲  
良執事允綏我民民以滿城板幹聿新室隙先幾力原在  
均同心共飲雒酒可傾合志而陶寔墉乃金祁彼寇至巨  
防永循

明祁伯裕滑令鍾公弼正去思碑

今天子設官分職以阜成億兆所稱至親民者無如令最  
所稱拮据勤勞而未易厭服人心者亦無如令最蓋令與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二五

民父母赤子之相依藉第令疾痛疴癢稍睽隔不通卽發  
摘如神乎民誰與我又况乎其解任而去者乎是故召之  
棠羊之碑至於今傳爲美談彼誠有所致焉非強之也吾  
滑鍾令君以庚辰進士分符得滑滑古東郡地黃河故道  
在焉按載籍元封建始開河夾瓠子灌四郡十二縣沒官  
民廬舍四萬所有奇至今天子浮馬沉璧圖塞無成效地  
之饒也所從來矣今河雖南徙而沮洳尚存城之東六十  
里許曰衛南坡者尤其最下之處每遇淫潦鬱爲巨浸達  
澶淵滙青河極目洪波民且蕩析離居無間田矣卽不苦  
矣而飛沙瀾漫至無所施耒耜當事者不別地品槩執一



切以徵賦嗟嗟小民其不爲溝中瘠則化爲烏有已耳又  
安能折骨剗瘡以完歲額哉我公甫下車卽問民所疾苦  
被災者上其狀公憫然曰此誰非吾之赤子而可鮒蝦視  
之耶乃策馬行部召所在老相與調停其便宜定爲加畝  
法別土之品量折育差輕者至什九抵常地稅一於是磽  
礧之地不苦催科而逋賦者少矣甫閱年而沙灘者耕荒  
蕪者闢遊惰者農流移者復僑南坡之民號駸屯屯曰安  
其業侯之賜也侯旣以治行第一徵諫於滑父老子弟議  
借寇不得乃比室而私祀之抵今日且二十年所矣一旦造  
祁生之廬而詩曰吾屬無疆令君無疆有今日乃令尸祝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五

四百三四

未虔金石未勒卽家家俎豆非不行之國也惟君爲令君  
門下士知令君寔深盡有言而直之義以垂永世俾吾屬  
之思且有所寄以傳可乎余載之之德不啻父老其曷能  
已於言今日之記余宜毋辭認光宗曰世之鳴絃理邑者  
豈不盛哉然去後見思者數卽思矣乃愈久而篤不忘者  
尤歎我公去滑二十年許而民之思之者如一日至相與  
社而稷之尸而祝之非至德滄治孰能致此者乎我公立  
朝事業炳煜春秋卽流風善政班班可楷何必均田而余  
姑記其均田者如此

國朝衛輝太守胡蔚先重修衛源廟碑



府屬輝邑之北蘇

山麓北泉在焉翼然臨流者曰衛源

創於隋以祀衛源之神歷代相延未之或改迄明洪武以  
每歲四月八日勅郡守主祭載在祀典 國朝因之蓋以  
職司水利有裨於國計民生報厥功也予於庚午春恭膺  
簡命出守茲郡循例致祭殿亭摧朽靡廡傾頽幾幾乎風  
雨不蔽考之猶自明巡按御史霍公冀檄有司修於嘉靖  
三十三年閱今百載餘矣徘徊瞻顧未嘗不以治民事神  
爲已責而嘆力之未遑也時前縣滑令雖有復葺之議究  
不果邑乘碑記亦具文焉已耳迨甲戌拮据勉捐薄俸百  
金以爲倡而授其事於邑令喻君且不拒紳衿士民之有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四六

同志者聚毛成裘遂庀材鳩工而興斯役焉棟梁榱桷皆陛  
門墻腐敗者易之殘缺者完之左右前後翬飛鳥革靡不  
巍煥一新抑且金碧輝煌聲靈赫濯猗歟盛哉落成之日  
在乙亥深秋而余適因科試提調至止躬率僚屬潔牲醴  
而祭告之是日也天朗氣清波光掩映迴思曩者荒涼滿  
目已大相逕庭神其以妥以侑乎庶幾錫祉無疆乎灌溉  
以時無憂旱潦多黍多稌百室盈寧是予前此之所深望  
而不可必者今幸一旦成之心乎神者心乎民也若徒以  
美好恣遊觀則失之矣爰爲約畧述其經營始末以貞諸  
石庶使後之志存民社者知所觀感云



以朝初蔚先改創西園龍王廟碑

郡城西關之龍王廟既無碑碣以考創始之由搜之志乘復無有紀其事蹟者予麾守是邦已逆三載自魏涼德歲每歉登乃壬申自春入夏來亢暘不雨憂心如焚寢食殆廢躬率僚屬步禱壇社城隍諸祠亦可謂圭璧旣罄靡愛斯牲矣而蘊隆蟲蟲旱魃尤熾郡耆老徐壯行輩於六月巳亥率衆來告曰龍王廟有井寔靈凡昔旱時能齋誠懇禱者響應若炮鼓蓋王道本乎人情心切憂民爰允所請恭拈瓣香付之越三日壬寅而甘雨霽沛四郊霑被遂播秋禾士民始有起色予率汲令佟國瑞謁謝神祠觀其廟貌崇隘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毛

四石三四

僅爾一楹瞻顧徘徊瞿然興念曰凡神能捍災禦患有功於民者斯祀之安可以靈爽式憑之區任其卑陋若是乃捐俸三十金購庀木石倡建三楹奈限闕闕之基勿能擴拓耳舉凡材力所不逮者復賴佟令毅然肩之丹堊焜煌藻纘輪奐落成之日靈雨應期獲布來麩何莫非吾神之賜也廟原有田三十畝向屬明季時潞藩所給蠲除徭賦以供僧人香火資迨 聖世鼎新優免糧差相沿如故非特徐壯行輩言之娓娓卽覈之縣卷亦符并列記中以恤飯僧居守諸義助者例刊姓氏於碑陰以爲之勸茲勒改刻歲月之緣俾後來有考云



國朝孫用正郭培塿廬墓碑

鄜南郭子爲其生母白瑞人廬墓三載鄉人化之於其歸也依依不忍舍謀勒碑以記其事而屬余屬辭余惟出一言而不爲人所其知其不必知者也聖人之道上蟠下際而寔爲愚夫其能者其不必言者也聖人之道上蟠下際而寔爲愚夫婦之與知與能與知與能者何孝弟是也天下無不知有親長之人卽無不欲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之人故見有親親長長之人遂不覺愛之慕之詠歌之傳頌之非阿其所好也良知良能觸之卽動如磁石引針氣應不爽滿街都是聖人正爲滿街都是親親長長之人耳孝子之於白瑞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天

四百四四

人也既慟其命之不尤復傷其養之難再痛心疾首幾不欲生因結廬墓側晨夕瞻依冀稍補子職於萬一此何與於鄉人而鄉之人莫不起愛起敬語余曰孝子之事生母在死後不啻生前依邱壠無殊膝下勤定省無異晨昏椎心泣血目斷腸枯世有不念其親如是者乎坐之外不數武固有先祠可棲止也而孝子不忍其親之露處自圖便安乃倚墓而居苦雨凄風猿啼鬼燭與荆榛爲友與狐兔爲羣世有不念其親因之自念其身如是者乎孝子廬居時本庄遭回祿之變漸及先祠其先人遺像木主在焉孝子念皇奔救既而火已塞門危急中垣忽頽得踰缺出復



遺白菡人像乃哭泣拜禱有童子指示竄身烈燄中慘得  
遺像遽失童子所在究之祠四圍民舍都成灰燼而祠燔  
然獨存非純孝感神能如是乎且也吾儕小人自廬舍焚  
燬蕩析離居已鳥獸散矣而孝子如疾痛之在乃身曲爲  
籌畫俾得各復舊業則今日之聚族而居者皆不置之孝  
思錫之者也如之何其能忘也况望近荒山民風喬野鮮知  
有禮孝子善氣迎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恭  
俾樵夫牧豎得聞禮教真不啻生我與成我也如之何其  
能忘也余作而嘆曰嗟乎郭君之孝人皆知之矣然心知  
其然而未能名其所以然鄉之人目觀之不啻其身有之

遂不覺言之親切有味則其所以爲者知非借廬墓之名  
以飾人耳目者矣在郭君抱恨終天既非有所要結於鄉  
人而鄉之人亦止欲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一經提醒孝弟  
之念油然而生故不覺愛之重之詠歌之傳頌之而不能  
自已也此心此理之同移風易俗之效觀於一鄉而天下  
可知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豈俟之遲久而後效者哉郭君諱培壙字勤  
若新鄉學增廣生員故刑部主事駿臣郭公第五子  
國朝王琨閣邑迨思王公明傑

上公諱明傑考城文學士也居鄉多隱德鄉人感之



嘗三飲於鄉其生平悉公墓誌中已已春邑人追慕公醵金鐫石不下千餘人一日老者少者往返走百五十里丐余爲文以歌思之惟邑人之言曰吾輩鄉愚耳於事無所知竊聞之鄉先生云古者君子性亢爽多義氣遇事發憤無所撓避今者以吾公之行質之鄉先生之言知吾公古君子也他不俱悉請述其最裨邑弊慷慨獨行者順治年間里下養馬甚爲民患馬或死官輒追賠奸猾乘間牟利往往妻子縲繫破家廢產卒不克償邑中坐此敗者蓋十數家公不避利害上言民苦狀當事者用公言令養之官而此患遂除邑中走馬舊例皆里民充之雖衿士不免官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五十四

租坐櫃士民往往雜役公謂此不獨累民且非符士體議置公役至今便之邑瀕河夫柳時出一日輪柳上船事甚急公議官運便宰不納公自驅莊下平車載柳四鄉相望至河邑紳衿大戶皆感公義共運之民不至累吾輩竊觀里巷中所稱君子者平時談事如流過利害僅毛髮比首尾疑慮衆難塞胸卒趨趨恐不敢前吾公識明胆決遇事敢爲絕不類吾輩因知吾公真古君子也古君子好行義往往羞伐其德邑侯程公諱夢簡丁艱不克歸公善其政出十頃田養之當是時富巨十倍公者凡數家公獨能慷慨如是與史王君死公賙葬之曹邑毛主席流離縣中公推



上食之死且殞焉劉主簿辱學博王公樂善公與一公  
誘上官怒衆皆遁公獨爭上官前卒皆劉主簿正其情  
憲方公譴大猷被劾人誣以咤論死公爲方自一縣已  
而方公謝公拒不見其侃侃豪傑類如此且公之爲南  
公登歲進士德行文章素稱邑最其子大千邑廩元純孝  
剛烈遇父難憤奪刃殺賊賊亦害之憲行載縣志中公弟  
滇南公輕財重義有古賢豪風明末賊卒至橋撤賊河外  
滇南彎弓射殺賊首令人持長竿渡水中人活者甚衆公  
一門皆有令德今其子姪蕃寔昉曰宣田化田與其姪孫  
綸音曾姪孫黠公韻陸悉錚錚鄉校連舉賢書者三或者  
備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二十五

天其報之與余曰然爾公真古君子也可以記矣因如鄉  
人言爲記

國朝道蔭奇換獨荒遺愛碑

順治己亥夏四月奇具吏輝邑巡撫大司馬少保賈公以  
輝邑荒田特疏奏聞久而未報六月公因軍務來郡命

駕過輝策馬四郊遍歷荒所時當暑熱烈日橫空炎蒸滿  
野公冒熱揮汗徬徨墟隴僕夫皆屏獨攜司卒宋公進窮  
荒境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但見無聲豺狼交跡

蓬棘透阡荆榛塞道晚歸百泉之漚歇息蘇門山下顧司  
李宋公喟然嘆曰人臣食君之祿爲國家理此土地人



大也疆內有僻易之田固不憚陳 廷納籍以充帑府之  
糧邑民適地蕪糧欠官亡如此危困已極昨據邑郡申文  
不勝駭憫冒罪懇奏而一時在 廷諸公未見允行或爲  
國課重務尚須詳確至俯此荒涼景色如土地何如民  
生何卽踟躕太息而不能已及達邑城輝民扶老攜幼匍  
匐路側哀頌之音聞者酸鼻甫入館署而士子耆耆盈庭  
拜伏感激涕號公颺言以慰之曰爾輝民勿以吾疏不行  
爲懼吾將竭力爲爾輝民請 命於是連疏亟 請捐賑委  
俸以從事秋九月京部奏覆奏奉 旨命行而輝邑數

十年垂危不醫之病一旦脫針錐炮烙之苦而享鶉衣藜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輝下

三

五百四八

藿之安輝邑何幸而獲此耶按輝邑荒田起自明季崇禎  
壬申流寇自秦入輝大肆搶掠殺人殆盡及己卯庚辰幸  
已連年奇荒死亡逃竄幾絕烟火甲申之歲 國朝定鼎  
輝邑復業者十分之一迨順治己丑復遭寇亂沿山一帶  
悉被屠夷壬辰癸巳霖雨漂沒甲午乙未大旱焦枯田野  
盡荒錢糧累欠從前之吏有投繯者有愁斃者有那移被  
戮者有失察革逐者遺害於後何所抵極今一蠲之不但  
輝邑之民死者生病者起歌舞頌公之德沒世不忘卽凡輝  
邑之 亡者安九泉之靈罪者道三尺之律而初罹待罪之  
人亦或感賞賦懸樂賀其 仁世保公之德寧有窮哉蓋古有



行一事而活一人卽爲善事異世稱咏不衰若公行此一事而活輝數千百人之命且活輝民子孫數千百年之命此誠千載傳馨之績與蘇門百泉共昭今古者也冬十月詔下之日奇大集輝人士向諸父老言諸父老咸稱公之德輝民已家祝戶頌矣但慮後世子孫被公之德慕公之名而不獲覩公今日所以爲公之事是亦後世子孫之恨也奇爰命工伐太行之石勒公之德特立泉頭式昭奕世公諱漢復字膠侯晉曲沃人以兵部大司馬巡撫中州旋拜太子少保屢被恩優兩加超級寔心寔政朝野重之噫公之造福闔豫者寔不止輝邑萬民而輝邑之感德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二八

爲倍摯公之造福輝邑者亦不僅蠲荒一事而蠲荒之感德爲最深奇下吏何能悉言之謹同輝民諸父老之願記此盛德以貽後世云爾

國朝閩禧滑令陳公啟太遺愛碑

邑侯陳公以治行第一膺內召擢侍御爲天子股肱耳目矣先是三齊多盜警蔓延畿甸間剽劫無寧日浚距滑咫尺被禍尤慘滑人震恐公枕戈城頭者數月擐甲禦之邑賴以全士民德公欲立祠以報而公謙讓不敏旣公去而公伐之繫人思者如出一口乃各攄所蓄藏起趨事踰月祠成僉謀所以不朽公者而問記於余余不覺嘆曰三



代之在人心其不容晦沒有如是夫公東國鼎族初筮仕  
滑滑畿南巖邑土瘠而民好訟且兵荒之傳聞里若掃而  
鷹眼未變者復眈眈虎視公卽素饒才得無難其盤錯也  
者而公不謂難也且暮坐堂皇吏以百牒來寔决斧斷咄  
嗟而辨所茹吐操放無不一一中欵念故軍民雜處之地  
計柔茹以惠奸非便比諸豪强武斷爲不逞於獄市者以  
柱後惠文彈壓之不少假而其視諸胡則煦濡而卵翼之  
猶子也滑東多滂下而衛南尤受水之區比歲以來大浸  
稽天沙卜十七里之民幾爲澤國公力請於上蠲其蕪穢  
而無有激而走險輕去其鄉者矣戊子之秋寇逼溱園鳥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雷

四百五十五

逸獸竄隣封不免公誼切同舟偏師往援彎弓躍馬手縛  
渠魁凡我友國咸恃無恐而數百里之內悉食其廕焉公  
之功偉矣哉而性雅喜文章時引諸名雋相與商確經議  
所彈射許可無不人人厭心若飲河而歸者公蒞滑凡五  
載以栢臺微去夫今天下蓋急吏治云顧循名責寔大率  
爲繞指以沽譽者也不則爲振厲以樹威者也不則政  
成力倦悅人以始而無以要其終也民亦何思之與有乃  
公左提風雷右挈雨露兼總條貫而罔斃焉使民衣食其  
賜而重犯法煌煌盛理卽西京諸君子寧易及此夫民也  
豈其頑然而不靈者衿楊之威口不爲藉鄰澤之膏心不



爲市藉令公而非有明德以漬漑於人之心公去國且數月矣安所得希吹邀寵於邑之父老子弟而匍匐悲思貨惡其不出以爲公急尸祝乎則在公綦難矣巍然者祠且乎考鐘宵乎伐鼓羞以芹藻薦以明馨鴻德上伐千萬禩如一日焉謂公樹不朽者非耶今公擢侍御天子股肱耳目矣自茲以往卓立三事九列之間其樹駿流鴻尤必有什伯此者則其爲尸祝爲繫思寧僅一滑邑然哉是言也非獨余一人言也羣邑父老子弟言也公諱啟太字大來遼東葢州貢士

國朝孟發祥三公碑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一五

輝邑地處山僻賦重民窮邑之地高阜易旱者下窪易澇者沙礮鹵薄壘塊磽确者益十之六七焉其平而美下而漑者十之二三而已地之制舊爲五等今總曰民中地其下地與下下地爲數且不及百頃其餘盡以中地徵不知定自何時豈不思地之高者遇旱則不收而窪者或有焉地之窪者遇澇則盡失而高者或熟焉蓋天時不同卽地利亦異又有間一歲一收間二歲一收者縱使窮民一畝兼數畝之地而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庶可以上完錢糧下有仰事俯育之資今但曰中地無他邑折三折二之多故窮民終歲愁苦妻孥不飽以有辦納之勞歲無空閒之日



總之瘠土多而沃土少下地少而中地多嗚呼輝之人安得不窮且蹙也地之數開洪武初年止四千頃逮政禎之間其數倍之我朝定鼎之初當流氛殘毀之餘百姓凋零土地荒蕪尚存額數八千餘頃在前代豈無飛擦捏報之弊且年歲久遠陵谷尚有變遷而况地之浮沙水衝變易不常者乎安見其能足額也故包賠之苦民不聊生順治二年巡按寧公題免荒蕪無主地四千二百九十五頃是後災荒蕪疊見遺賦尚多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題免包荒地一千四十五頃而民困稍蘇至康熙十三年巡撫佟公又題免侯趙川水衝無存地九十五頃共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四

題免包荒地五千四百三十五頃除糧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嗚呼三公者有大恩於輝人矣使無此三公者爲之

題免則蕞爾窮邑剝肉瀝髓轉徙溝壑幾何而不蕩爲邱墟也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惟賈公舊有祠宇在蘇門山麓瓦簷漏瓦斷蘇荒烟有祠宇而無俎豆余嘗過之不禁仰首嘆息流連追慕之不衰今軒憲門朽俱廢毀無存矣嗚呼寧公去今五十二年賈公纔二十七年佟公僅二十三年耳而姓名澌滅同歸蔓草無復有記之者後世孰從而知之又安得而祠之而歲祀之也余因鏤石以告輝人且望後之人如三公者寧公諱承勳字康侯直隸大



興舉人賈公諱漢復字膠侯滿洲籍山西曲沃人  
鳳彩字高陶滿洲籍奉天

國朝孫用正趙希濂遺愛碑

公諱希濂字敦復號晉逸山西猗氏縣人乙未科進士才  
優學富體用兼全於雍正二年九月履任首以孝弟節義  
爲治雖匹夫匹婦有一善可稱必修式廬之禮旌其門民  
翁然化之其養民也躬履田間相土宜課勤惰教以耕芸  
之法復詳示以耕耨之具俾力省功倍必期家給人足而  
後止其教也聚民間子弟之俊秀者延師教育至多士  
則直以師道自任爲之講究耨義洞見本源又精選前輩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二十九

傳文捐俸刊布使家絀戶誦不致汨沒於惡濫時藝他如  
絕苞苴公聽訟嚴胥吏禁賭博禁酗酒禁演戲人命絕不  
株連行戶從無賠累善攻種種未易僕數而其最大者尤  
在荒田與五閘輝之境山崗沮洳居十之七昔有明盛時  
磽坂寸壤皆起科沙礮杆潦悉重賦年久水衝沙壓大半  
不毛矣故原額不足不在山則在水公親查密訪廉得其  
情其實無荒田可開亦非民間欺隱數痛切爲上憲陳  
之至五閘稻田賦皆上上百泉涓滴之水民命生死攸關  
蒙各憲上急國計下體民瘼實賴公明指利弊反復  
陳情籌畫焦思心幾碎矣蒞任甫二載無利不興無害不



除小民方慶更生而公乃急流勇退請以司鐸去闔邑惶惶如嬰兒之失慈母呼願挽留不可得乃奉生位與霍勃段三公同祠之

國朝孫用正三公遺愛碑

劉公諱玉字成粟號執孫江西萬安人由進士於宏治十二年尹輝閔五載治行爲河南第一行取御史歷任刑部侍郎學問文章卓然名世其治輝也實心愛民興學校崇節義重農桑輕徭役興利除害嘗奏免沙堤社沙壓地糧八百餘石民思之不忘初建祠於東關歷五十餘年至嘉靖中禩改建於縣治之右今無可考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〇八

聶公諱良杞字子實江西金谿縣人由進士於萬曆三年尹輝行取禮科給事中歷陞福建叅議才識精敏舉決有爲其治輝也愛民如子首以教育人才爲已任集諸生於百泉書院耳提面命士風丕變而興除之最大者則尤在水利修理衛河開堰創閘老高坡秀才莊魯家莊程村諸新渠疏濬花木村舊渠灌稻田數百頃至今程村猶呼爲聶公渠誌稱祠於百泉之上

段公諱然字幻然湖廣江夏縣人萬歷乙未科進士於萬曆三十一年尹輝陞南京兵部主事戶科給事中其治輝也端方有爲令行禁止相傳楷丈地畝均平賦役魚鱗册



恣公裁定經兵火後惜不可觀矣時黃河決大餘首勝公  
董其事工旋告成爲輝民節省數萬金隣邑咸受其福焉  
祀之先是士民公議以霍放祠久廢率兩公同祀於公  
祠而公舊碑忽折衆異之余曰無異也前乎公而爲賢令  
者若劉若韓舊皆有專祠而廢墜無存公之意固皆欲引  
爲同堂也因並祀之揆之報德之義旣毫髮無憾而數公  
之靈爽其亦將永庇吾民豈不休哉

國朝李拔柱重建孫登祠碑

蘇門佳勝爲名賢高士棲隱之所宋時周程諸賢嘗慨慕  
流連親至其地邵子從之才受易數厥後姚文獻趙江漢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三

四百三六

許平仲寶子聲迫有明諸公於此闢太極書院倡道開學  
人人知之人人能言矣而孫公和嘯臺亦傳之千百年久  
而勿湮其故何與史稱孫登賤丈夫無妻子棲北山土窟  
夏結草爲衣冬披髮自溫好讀易無一絃琴他固無長可  
見也人有造之者不答一語惟傳其善嘯故世之論者或  
疑爲仙釋或稱爲高隱訖無定評余嘗深咏其言火有光  
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蛇在乎得薪用才  
在乎識真夫乃慨然曰公乃善用易而不喜易者乎易曰  
天地閉賢人隱孔子亦曰賢者避世夫身何以隱世何以  
避也亦在乎所言所行而已矣彼魏晉之世何時哉三綱



小量二壠無光莊言正論者淵必及身卽專尚清談亦日  
不免而公則藏身以樂神龍出沒人知其然而不能名其  
所以然彼阮籍嵇康亦烏能窺其涯際其喜怒不形於色  
猶夫天地氤氳元氣渾淪無有而無不有道德文章獨善  
兼善何所不包殆兼備乎諸賢之長而惜乎所遇之非其  
時也易稱括囊惟公有焉然則嘯臺一席地不且與蘇門  
泉水相爲終始矣乎余初謁書院 聖廟竊從人心風俗  
起見倡義修復衆紳士僉曰廟之陽有公和嘯臺是宜與  
書院並垂不朽者也余聞而善之遂鼓舞經營成於不日  
授筆紀事而論其大者如此俾後之人有所折衷焉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旱

四百三七

國朝孟發祥重興水田碑

輝邑水田之興起於宋代至明霍欽二公其繼焉者繼焉  
而民祀之誌不忘也彙典載衛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蘇  
門山建立五閘以濟漕灌田重運北上之後聽民用水是  
弗禁也久歷年所矣往者泉水瀾漫入藝杭稻溝塍綺錯  
昔稱膏腴民鮮阻饑自河運淤淺當事者欲鑿衛水以濟  
漕奉有漕運民田均闕緊要之 旨是又未嘗禁之地

夫彙典載之矣

會書允行矣然而小田湮廢以至十數年

之久者其故何哉邇年以來連遭饑歉旱蝗相繼民無儲  
積人多菜色每當春夏之際農人拮据費種大抵皆違導



貨有倍利之苦而稅稍既種之後正重運北上之時艱  
相接惟恐愆期巡役一來則聲言誤漕雖耶官吏肆虐愚  
民甚則頻頻踵至使閘堰屢啟泉水直瀉地涸苗枯貨種  
並失水田湮廢之故蓋爲此也百姓既苦擾累不得不改  
種菽菜縱得中稔僅僅共三上糧使農人終歲矻矻未見贏  
餘倘遇霖霖山漲則水田滲下之地菽麥禾黍化作菹蒲  
又兩失之矣因是民生日困適貧日多前撫軍閻公特疏  
題請部議三日濟漕一日漕田五月以後聽民用水又  
總河王公倣西蜀之制以竹簾貯石使餘漕旁泄以溉  
民田無奈巡役之來狼戾咆哮傾推之而弗顧嗟乎五閘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四

四百五十三

之累賄積弊不振久矣年復一年無人以任其舉藩臺李  
公來衛河上源涉蘇山之嶺訪前賢故址流連登眺訪問  
民瘼邑宰喻公遂醜縷而陳得悉此苦佇立愾嘆毅然欲  
復興之今年首春通詳諸上官請禁巡役擾累諸上官皆  
聽許邑宰親爲督率責怠者自是波光繡畦農人遍野殘  
敝之民漸有起色是舉也力寡而利溥可謂得其肯綮矣  
昔范文正公嘗言德惟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  
道惟在務農非今日之謂乎較之白公開涇以注渭史起  
引漳而灌鄴何先後一揆也茲勒石爲之記使後之人感  
公是舉猶夫今人之不怠穡菽二公也大凡前八刻之爲



百利者其間焉得無廢所賴後之人振興之則前人之  
舉益彰吾更望後之人繼公之志庶水田之不朽也  
國朝呂文光重修滑縣文廟碑

蓋聞道與時隆治由象顯亘萬古而不敝者聖人之所以  
立極合四海而旨同者斯文之所以聿新是以興于啟宇  
莫不尊師下士承風咸知慕學自昔皆然曷平尚矣我

國家治隆熙治泰運昌明崇禮先師曠軼往代神京首

善辟靡振鐘鼓之音溥海各區校序廣菁莪之化覩至治  
者樂太平之盛望高山者懷景仰之心匹夫搗子思奮跡  
於宮墻負性含生亦濯躬於禮義矧茲中土文獻爲多凡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望

四百四十

我士人觀摩最熟者哉滑邑當襄竟之交扼三河之要南  
瞻嵩洛西引太行及其封域本幸陽元愷之墟溯厥流風  
食康叔武公之舊昔我夫子屢至于斯俯蠶氓而談富教  
木鐸如聞陳俎豆以悟君公磬心斯揭由來轍迹易感人  
心粵自金源之代始創黌宮值此異風之厲儼觀廟制規  
模式廓既如跂而如飛祀事孔明爰載燔而載濯長人者用  
敷在寬之教勵德者徐升由漸之階顧已歷自元明訖於  
近歲頻遭圯壞時有振新而土木無金石之堅風雨有飄  
颻之患觀瞻不肅政教何施文光初結符而入境敬修  
廟宇升堂周視徬徨仰瞻惟惕亟諮僚友速訪紳耆延



余前令寧海張君思教化之由以興修爲任結構已觀其  
一二經營未底於克成若東西廡及明倫堂具有成規可  
覘大槩至於內之殿宇功費浩繁外之垣墻形模卑陋將  
飾舊以增新思築堅而易久計欲事圖先務邦人敢作旁  
觀余曰善哉前人之美後人孰合哉之一邑之志有司職  
在先之無多冰俸余願爲嚆矢於前不墮金錢爾易作衆  
擎之舉第匪同乎築室宜弗崇于道謀于時父老子弟鼓  
舞奉公羣技百工紛繪集事遂烈於庚辰月告成功于  
是歲仲冬伐木必求其勁直鑿石則務其精瑩銚齏黜聖  
之兼資金鍊鑪冶之並用雕楹續椽爛然煜燿之觀阿閣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祠下

三

四百五十四

重檐赫矣巍拔之勢由是等然而峙于中者大成殿也翼  
然而拱于旁者東正片也南則櫺星戟門之間頽水滄沱  
芹藻馨也北則明倫尊經之次齋房潔清弦誦盈也三坊  
矗于前奎躡斗宿撻光芒也高垣屏於外宗廟百官藏美  
富也以廣大聖之孝故左有崇聖之宮也以成後死之仁  
故旁有名賢之祠也若迺寅清在室燔燎在庭麗牲有碑  
瘞毛有坎琴瑟祝敵庫以司之犧象羊羹官以守之或因  
或親宜補宜增莫不袞然其有章燦然其大備也而後長  
吏與諸生專一其心肅恭其貌相與登降頌仰而有事  
庭者報藏事於聖人也嗚呼夫子之盛生民所未有學



以教爲政所必先幸惟斯邑士人勇於向道遂令積時積  
累歎然改觀自此炳炳蔚蔚幾備叙而風俗咸和濟濟翔  
翔政事懋言文章益顯雖事關一邑已足仰 聖朝聲教  
之不降苟從此百年能無望繼起英賢之振作是役也特  
不逾乎旬月費僅越乎千緡何志言博士高居敬邵籍縣  
尉陳紹先襄事者邑紳士盧兆麟成朝彥耿湙常成文馬  
考祥霍彩雲邵民望李興郭等及余同里文學倪日修例  
得備書永垂不朽敬誌巖之爰泐貞珉

國朝碑令滑彬復與水利灌田碑

蘇門山百泉廣不過四五十畝其深處或五六尺淺者僅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四

四百三五

二三尺而已湛然澄澈毛髮可鑒中有魚鳥飛翔游泳其  
間供人玩賞遠而太行之層峰相映帶近而孫登之嘯臺  
康節之安樂高在其上泉之中央建清暉閣以挹諸勝他  
若噴玉湧金放魚洗心講亭碁置泉上信共城之名境也  
其水自下湧出累累如貫珠晝夜涓流不息相傳爲衛河  
之源紆迴曲折直達于新建有五閘以時啟閉立廟祀神  
歲歲郡牧爲之主祭一以濟漕艘之運道留其餘以溉輝  
邑之稻田輝民永利賴之後因連歲亢旱督河使者慮漕  
運之稽阻具疏請禁彰衛諸水不得涓滴滲漏惟漕是濟  
自是而昔之稱膏腴者盡爲石田不可復問矣其地因之



日貧而民日悴遂成瘠邑云康熙己巳夏余來令茲土交老  
爲余言狀余閱前令稿案有諮訪利弊等事一詳議復水利  
往返僉謂向蒙 皇上有漕運民田均關緊要務兩利  
之 俞旨久而未決余復力爲詳請有出日濟漕一日  
灌田之議蒙撫軍閩公主之河道俞公贊成之而總河王  
公任之特爲二三四五月濟運五月以後聽民權田或時值  
插秧雖漕河需水亦灌五日之內暫留一日曲爲通融以  
全兩利之道夫而後向之悲石田者復爲膏壤而地之日  
貧民之日悴者或可少蘇矣乎宜輝民之歡欣鼓舞若更  
生也嘗思古之以水利利民者若召伯之爲埭鄭國之爲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聖  
渠白公蘇公之堤皆創所未有以爲百世之樂利今百泉  
之水固利之所自有者而忍棄之如遺乎今日之復非余  
之力能爲之道臣俞公撫臣閩公河臣王公之功也諸臣  
之功又皆 聖天子廑恤民生之至德也是爲記

國朝衛輝府知府王祖晉改修崇本書院碑

逖覽皇風咸崇教育成均制昉上古至鎬洛而鐸鑰大備  
炎劉以降昭融之代莫不以鼓鑄菁莪陶鎔麟鳳爲泰階  
嚆矢天佑聖脈五星聚躔於宋季英傑挺生茹茅斯拔虎  
圍槐市不足以容之於是創爲書院蘇湖白鹿後先繼  
襲哲有云州縣之學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主



往往過於州縣所係豈渺淺哉衛郡舊有崇本書院之名  
擁阜比者借榻僧寮傾欹黝昧鼓篋無從清風輟響余以  
庚午歲來守是邦欲尋其遺趾已同郭公夏五湮沒莫考  
伐鐘考鼓愷焉興思而時縮舉贏志焉莫逮今年之春雨  
暘時若來牟率育旒倪熙熙式歌且舞乃咨之屬侯暨鄉  
士大夫僉曰此盛舉也惟公命迺撤司馬廢署而與之鳩  
工庀材圖揆中準匠石姿能時日叶吉始自孟春竣於纒  
夏自廳而堂而室兩翼爲號舍有庖有福門屏周繚咸煥  
以飭於其落成也揖多士而勗之曰士出於世屯泰焉殊  
才生於時古今豈或况爾爲室壁之墟文明上應列星瞻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巽

四百五十四

聖流風瞻叢竹而未遠乃估畢者多脫穎者少豈光嶽精  
氣有時而重棗變成棘哉良緣獨習寡悟業荒於嬉忠信  
具十室之良好學鮮憤樂之寔斯其終於聞習耳夫荆玉  
含璞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古來名臣大儒莫不  
盡沒竹韋寢食冊素名崇當時誌美奕禩今藏修游息有  
其地焚膏繼晷有其資審能敦厲風尚敷崇墳典不以圭  
組撓心不以寒暑輟業繼繼繩繩彬彬日起將見羽籥鐘  
鏞不難追三代之隆豈特振鱗濯翼蔚爲國華已乎余又  
念世鮮百年之物使莫爲之後則今之泉布丹雘者恐流  
昧而鞠爲茂草也爰勒其顛末於貞珉以告後之蒞茲土



考茲隆十九年歲次甲戌清和穀日  
國朝河南巡撫畢沅報心寺紀恩碑  
然惟我

皇上 視民如傷 保赤存子 天覆地載三十年普免  
漕糧 旰食宵衣五十載敷蒙賑恤薄海皆戴高履厚殊  
方盡踐土食毛茲以豫省被災河朔偏重衛輝五邑歉收  
已及兩年彰懷鄰封不雨亦至十月草根木葉僅仍因饑  
鵠面鳩形朝不保夕維時撫臣據實陳 奏無煩繪鄭俠  
之圖藩臣親歷勘查不殊芟召伯之舍仰蒙 皇仁疊沛

恩詔頻頒億萬民呼籲方殷 聖天子憂勤彌切匹夫

衛輝府志

卷四

碑下

聖

四百〇七

失所濟堯舜猶病之施一隅偏災補大造未周之憾分蠲  
逋賦緩免者七十餘區連獲漕船截留者三十萬石藩臣  
承宣 聖澤撫綏災黎賑務無事不親祈禱靡神不舉窮  
鄉僻壤不致屯膏菽屋茅簷皆沾實惠米豆銀錢之兼放  
急期有濟于民賑糶借給之殊科嚴稽無弊于吏哉

皇上又以三秋未種二麥無收極貧次貧接濟加普賑展  
賑災輕災重新糧免三分五分視秦晉之泛舟無茲廣被  
較漢唐之減賦鮮此博施凡有加無已之 恩悉損上益  
下之澤殘喘頓起喜如父母重生窮黎盡甦欣見室家保  
聚紇干凍雀去而復來中澤鳴鴻哀而忽樂於時微雨或



一兩寸早秋止二三分籽種偏支口糧普給鋤禾汗滴皆  
淪肌浹骨之膏舉炊煙浮盞飲和食德之氣復韻 聖訓  
慈祥 宸章愷惻謂卿尹宜省于日月吏治肅而迂休繼  
閭閻莫怨於暑寒民氣樂而待時若同恩過以感格庶悔  
禍以降康 吳命重申邁成湯桑林之禱 御製三首過  
周宣雲漢之章維 上帝好生每 默籲而邀貺雖下民  
作孽益 省躬而疑麻苟有人心誰弗涕零感泣凡屬倫  
類孰不刻骨銘肌於是甘霖徧及兩河濕澤迭沛三郡風  
雨無催租之擾士安衡茅星月有叱犢之聲民勤隴畝當  
青黃不接之日猶倉漕並濟之時我士民生全者豈止億  
衛輝府志 卷四十四 碑下 哭 三十九九

山口立石

